范小青　著



范小青短篇小说精选集

第一辑

你越过那片沼泽

1980年~1990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范小青短篇小说精选集

范小青　著

第一辑

你越过那片沼泽

1980年~1990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小青短篇小说精选集. 1980年～1990年,你越过那片沼泽 / 范小青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012-0

Ⅰ. 范… Ⅱ. 范… Ⅲ.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0777号

责任编辑：宋　强
特约策划：徐曙蕾　王轶华
装帧设计：董红红

你越过那片沼泽
范小青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50千字　开本890×1240毫米　印张11.25
2010年5月北京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8012-0
定价：29.00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夜归	1
上弦月	8
飞扬的尘土	15
啊,303!	24
小巷静悄悄	37
临街的窗	48
冬天里	66
嫁妆	86
拐弯就是大街	95
过界	108
你越过那片沼泽	119
桑葚儿红了桑葚儿紫了	132
在那片土地上	146
太阳照在西墙上	188
冬至夜	202
可过桥	213
瑞云	219
身份	231

沧浪之水 242
真娘亭 253
灰堆园 267
记忆 278
伏针 289
人与蛇 302
门堂间 315
药王 327
老人角 337
夏天无事 348

夜归

黑的夜，白的雪，无声无息地笼罩了这条僻静的山路。这样的气候，这样的时间，想遇上个把同路人是难的。解放三十年，据说野兽是没有了，可是“人兽”呢？在山里生活过十年的映华，也不免有些胆怯了……

她害怕极了，她已经记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徒步上山的了。她只是一个劲地后悔，当初坐上那独轮小车该多好啊。来这儿插队的知青，第一回照例都是坐车进山的。可她偏偏生了什么怜悯之心，怕推车人吃力。唉，谁知这大雪纷飞……黑压压的山陵像只巨大的魔掌，深幽幽的山谷简直是只无底的大口……

真想放声大哭，可她不敢。她怕哭声惊动了狮子老虎或者妖魔鬼怪，雪迅速地向她扑来……

“哈哈，白雪公主，等你的王子来救你吗？”

映华吓得一哆嗦，一个黑影竖在她眼前，是熊？是狼？呵不，他会说话。她缩成了一团：“你，你是谁？”

“你说呢？”黑影渐渐清晰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小公主，别哭鼻子啦。跟我走，要不，你得让它给吞了。”他朝夜空挥了挥胳膊；她不知道，他说的那个“它”是什么，雪？夜？还是——她不敢问，也不敢跟他走：“你是好人坏人？”

“哈哈哈，真是个小公主。现在好人坏人用什么尺寸量呀……”

她觉得自己真有点呆，默默地跟上了他。

“怎么不说话呀？害怕吗？”

这声音怎么像爸爸！爸爸总是告诉她不要害怕，要勇敢。他写

了那么多鼓励孩子们勇敢的书，可是末了，还是成了屈死鬼……

她努力摆脱了对爸爸的思念，想了想，小心翼翼地回答："妈妈说的，山里人规矩大，男的和女的不能随便说话……"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吧……是的，插队第一天嘛……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小甜甜一只小胳膊勾着爸，一只小胳膊勾着妈，亲亲妈，又亲亲爸，多么甜蜜的梦呵……

如今，她又回来了。大学放假，回家，亲亲小甜甜的小脸蛋……

雪，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不是有过一个传说，商人、秀才、财主、乞丐各自对着雪景吟了一句诗么。商人说：满天大雪纷飞；秀才说：都是皇家瑞气；财主说：再落三年无妨；乞丐说：放你娘的狗屁！——文艺理论老师还用它来证明文艺的阶级性呢。她不知道眼下和她作对的雪属于哪个阶级，哪个阶层，哪个派别，反正，她已走进了雪的包围之中……

脚下在打滑。她竭力支撑住身体，不让它倒下，整个身子竟然旋转了一百八十度……

她旋转着，旋转着，脚步轻快、身体轻盈地旋转着，和着明快的舞曲。起先还有些胆怯，渐渐地，沉浸到无比的愉悦中……真要感激那几个小丫头，硬把她拖来了。中学时代，她还是校文工团第一流的舞蹈演员呢！她那天生的舞蹈演员的身段，并没有因为生育而改形……

她旋转着，眼睛掠过观众席。挤坐在一起的几位老三届女同学的脸，苦笑、嘲讽、哀伤……心里猛地一阵刺痛。

似乎有人在说什么"思嘉"、"思嘉"。"思嘉"？不是美国小说《飘》的女主人公吗？小说有一段把她守寡后想跳舞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难道她们把她比作思嘉了吗？太刻毒了，是嫉妒，还是……

她哭了。是的，她才三十岁，可她是个寡妇……

就是修脚下这条路，他被石头砸了，一句话也没有留下，走得那

么匆忙，她想去和他相会，又不忍心丢下一老一少……

远远的山坳里的村子上，偶尔传来一些奇妙的声响，是不幸的家庭夜半的争吵？还是年轻的妈妈顺利地分娩了……呵，她听出来了，是哭声，她的小甜甜又想爸爸了。婆婆是一个心眼儿要给小甜甜找爸爸。可在山里，寡妇随便和男人说句话，也要遭白眼……

不是有个外国片子叫《疯狂的贵族》吗？上映的时候，她没去看，大概是为了省下几枚硬币。那里面的人疯狂得怎样呢？雪花大约也疯狂了，像一对对、一群群追逐飞旋着的“梁兄祝妹”。这对情人是怎么死的？不是给逼死的吗！那股势力真大。映华为“梁祝”洒过多少泪，心也疼过多少回……

她的心早割成了几瓣了，有的被带进了另一个世界，有的分给了小甜甜，可是她还年轻，她要让她的心呼吸得舒畅些，山里的空气并不怎样。

她果然舒畅了。大学，这不是年轻人最理想的去处么？自由地呼吸，快乐地生活。夏夜的草坪，为什么这样迷人哟。她和年轻姑娘们一起唱《丽达之歌》，她和男生们一起讨论文艺问题，尽管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有人说她争论起来声音很好听，像唱歌。

那是一支什么歌？山柱在山溪对面饮牛，她在小河这边洗头。歌声是从那边飞来的，从她心目中的王子嘴里飞来的：“对河岸边的百灵鸟，你为什么不放开歌喉，吐露胸怀……”她的脸为什么要红呢——哎呀，这是什么？山楂果，酸溜溜，甜滋滋，伴随着歌声一起飞来的！她真愿意那边的人也过来。蹚着清清的溪水，凉嗖嗖，滑腻腻，小鱼在水中啄着脚脖子，怪痒痒的。她也唱了，让醉人的晚风把歌声带过去：“月亮出来亮旺旺，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山里人终于听懂了他们唱的，撇嘴、闭眼、哼鼻子，山柱的妈不也一样生气吗……

她又迷惑了，她的心比这漫天的风雪还迷蒙，唱歌也能引起旁人的不快，或者触犯哪条清规戒律。山里人倒还是挺耿直的，渐渐地还

是喜欢了她。可是,大学——中国最高学府的文明的人们,为什么用那样的眼光向她行注目礼?那眼光毕竟比山里人的要深奥得多,就像喝山里的茶,初喝一口是品不出味儿来的。

副班长来了。她是幸福的,有爱人厮守在身边。她还没有孩子,以后有了孩子会更幸福的。

"我们同年,可你真年轻!"真的吗?映华听不出有什么虚伪的意思,可说这个干啥呢。

"你的心更年轻——"是这样吗?映华觉得并不错,年轻难道不好吗?

"我们都觉得你不像三十岁,更不像——"下面的话,她咽下去了。映华要是脑子迟钝一些就好了,可是——

生活对她的惩罚还轻吗?社会却还要加一码。人们要求一个寡妇承担的责任,她都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不同别人谈情说爱,不和任何异性发生超过同志之上的友谊……还要她怎么样呢,苛求啊……

太沉重了,背上的包袱。百步无轻担。她已经没有力量再一次把向下滑的背包甩到肩上,只有听凭它坠在胳膊上了。困顿,有人帮助她一下,该多好啊——

"这算什么帮助呀!"她看见的分明是一副黑眼镜架后面闪烁着的两道诚恳的光。是的,平明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不料他的心肠比他的成绩更好。

为了小甜甜的病,她分了心,成绩下降了。可是婆婆来信说,30元钱收到了,小甜甜的病也好了。她怎么知道钱是他寄的呢?自己也闹不清,反正她心里明白。她不安了许久,默默地省下助学金,把钱还到他手里:"凑齐了,谢谢你的帮助!"

"这算什么帮助呀!"他满脸通红……

终于看得见隐隐约约的亮光了。是牛郎织女的眼睛吧。她看得出,他们互诉着"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人相近而心不得相通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寂寞、凄苦。天帝竟是那么残酷，一年只许他们相会一次，七月初七——哦，错了，冬天，牛郎织女是不能相会的。

那是山柱的眼睛。三年来，她一直想着这双眼睛。她要哭着告诉他许多许多。他会责备她吗？他只会哈哈大笑地说："别哭鼻子啦，认准了路，你就走！"……可是，他不知道这一切，他不会来安慰他的苦恼的妻……

但是，那分明是眼睛呀，那是谁的眼睛呢？不是蓝色的，不是棕色的，典型的纯东方种的眼睛，黑里稍稍有点发黄。

是她找她的，还是她找她的，记不清了，反正她终于想起了那双眼睛——她们的政治辅导员张俊玉老师。

她忍受不了周围那些刺人的目光，在这双眼睛下，她的心能得到安抚吗？会的，会的，多像妈妈的眼睛啊。小时候，她受了委屈，妈妈不就是那样看她的吗？

光亮隐没了。天上没有云，只有雪，雪是遮不住光亮的。但是光亮呢，慈母眼睛般的光亮呢，不愿见她，不愿安抚她，躲起来了。

躲吧，躲吧，山柱又躲到山沟里去了。她要拢她的羊，她找不到他，生气了。总是山柱笑嘻嘻地从她眼皮下露出脸来，帮着她一起拢羊。可是光亮呢，还会出来吗？

真叫人哭笑不得，又摔了一跤。走山路哪能不摔跤呢？在学校坐电梯还摔过呢。开电梯的姑娘，准是在为那新烫的发型生气，也不招呼，猛地一下揿了电钮，电梯神经质地一降，她猝不及防，撞了挤在边上的一位男同学。等她重新站稳，瞥了那人一眼，他满脸通红，紧张、慌乱、可笑，直往边上挤，这又为什么呢，他最多不过二十几岁。唉，她不知道，当年那位"非礼勿亲"的孔老先生对数千年后发生的这一小小的风波，会有怎样的看法。

人们的思想难道是和科学的进步成反比的？中国有了自己的人造卫星、世界冠军、洲际导弹，不久还会有宇宙飞船。她想问问谁，有没有人发明一种绝缘体连身衣裤，连头带脚都套上，只露两只眼睛——不，眼睛也不露，眼睛不是最能传电的吗！每个成年人——不，全体中国人，孩子也得穿上，赤子之心被污染是最可悲的了。

正常的男女交往，健康的男女友谊，和喇叭裤一起被指责，泼浴水连孩子一同泼掉——欧洲哪个民族的谚语。中国人并不比人家笨，外来的、十年百年的毒素视为洪水猛兽，自己几千年的恶习呢，和平共处吗！……反正根子是挖不净的了，根深蒂固……

光亮隐没了，又显露了。怎么不是慈母般的了呢，也许根本就没有过慈母的眼睛。

张老师的眼睛是深沉的，深沉得不可捉摸。

“你知道吗，平明原来打算考研究生的——”

原来！有原来，就有现在，现在怎么呢，不打算考了吗？为什么呢？张老师的眼睛在审视她，窥探她内心的秘密。她是问心无愧的吗？她不应该这样惊慌。

张老师的眼睛表示出她明白了。“他是干部，很有威信，你呢，至少也是个稳重的人……”

她惶惑了。

“是的，他是个不错的高干子弟。可是你们可能结合吗？你已有了孩子，他还不过是个大孩子。他的父母能同意吗？攀上高门，穿上小鞋……”

她不能听下去，扪心自问，越轨了吗，没有，连那样的思想都不敢有。但她不能正视那双眼睛。两道并不强烈的光亮代表着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拥有着一种真正的权力。不过，比起焦母来，毕竟要柔和多了，当然也不能同祝员外相提并论了。反抗这样的眼睛，是解放思想，还是离经叛道？或许还会连累别人。咽下去吧，这么多年不也过来了吗？

生活为什么这样复杂呀！既有张俊石那样的班主任，为啥又有张俊玉这样的政治辅导员呢……

尽管雪铺满了，可是毕竟不是裹小脚的时代了，路也毕竟和十年前不同了，那时哪有什么路呀。独轮车车辙是看不见了，马车的也少了。拖拉机轮印、卡车车辙，也许还有小吉普，不过那车身轻，留不下什么深的痕迹。

车辙被雪盖住了，外表是那么平坦，内里却是一个个陷坑。她终于被坑了，滑倒了，背包甩了出去，人也跟着向路右侧的山涧滑去——

一刹那间，她想起来……

下了火车，平明一定要送她，简直拗不过他。她急了，说："别缠着我！"

凭什么呢？她有权力吗？她后悔了。他不是没有自尊心的。她是那样无礼、无情，胸膛里跳着一颗冷酷的心，那是没有好结果的。阿依曼不是吗？可她不是阿依曼……

来不及了。

向左边滑一下多好呢，那总是不会错的，偏偏倒向了右边。电梯、山楂果、舞曲、歌声、山柱、平明……一切都消失了，她正向深渊滑去。

突然，一只手拉住了她。借着雪的反射，她看见了那副黑眼镜架后面闪烁着两道诚恳的光："你进了村，我就回去。"

什么东西把她的喉口堵住了，暖流改道从眼里涌了出来。一切都又回来了。她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等进村的时候，她知道应该对他说些什么。

雪还在下，无声无息。她突然领悟到：毕竟是八十年代的春天啦！

人们啊，你们感觉到春天了吗！

（1980 年）

上弦月

夕阳收回了躲在山坳里的最后一抹余晖，散发着微热的小山坡渐渐凉了，傍晚的山风吹来，敏娟不由抽搐了一下双肩。今年夏天真够凉的了，凉得可以用上“冷”这个字眼了。不过，夏天的“冷”毕竟和冬天不同……

那年冬天才叫冷哪，她甚至在被窝里给冻醒来。就在前面村口那座小屋里，她哭鼻子了，没柴烧了，大雪还不定下到牛年马月呢……可她并没有冻死、饿死，有人把柴给她担到屋门口，连个脚印也没留下，她就知道那是根海，准是……

……不都是过去的事了吗，如今她又上这儿来干嘛呢？赴约会吗，哪能找上这山沟沟里来呢。本来，城里的情人们总是选中公园的草坪或者湖畔的长椅，而农村青年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他们往往在共同劳动中交流感情，却很少抽出专门的时间。可是五宝和李秀明，哦不，五宝和招娣，不是那么回事嘛，大天白日还闲着玩儿呢。那毕竟是电影嘛，电影总是那么动人的。昨天晚上，敏娟还在她家对面那座剧院看了《忠诚》，她都哭了好几回。散场时，她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

“嗳，怎么样——”女的悄悄地问。

“唉，好心没有好报——”男的似乎是无限感慨。

好心没有好报？果真如此么，也许世界上的事情确实如此，她不知道。这和她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她上这久违了的山沟，也是良心的冲击波把她送来的吗？

她确实是来赴约会的。却是一次没有相约的约会。他不会来。也许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开春，他就要结婚了。二十几岁，对于一个

深山沟里的小伙子，恐怕已经不是一个很乐观的岁数了，打一辈子光棍的危险期已在逼近。大嫂又做了一次红娘，把娘家的一个远房表妹介绍过来了。据说已来看过房子，嫌房子小，兄弟多，好歹看在大嫂面上，勉强点了头，又传下话来，不花上头二千，不要去娶她……

一对土生土长的山村青年，到了一定的年龄，经别人一拉扯，认识，然后结婚、生育……多么自然，多么平等啊！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大约不会惹来什么大的非议，也绝不会酿成什么大的悲剧……他们是幸福的吗，无须追究，那是不属于人们的管辖范围的……

人们！人们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宁可去研究子虚乌有的天外来客，甚至去关心没有生命的月亮……

难道只有月亮才是人类的宠儿吗？敏娟不由抬起头，看着那个神秘的物体。又是半轮，上弦月……

上弦月洒下清淡的光，照着这条崎岖的山间小路。敏娟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铁锹压在红肿的肩上，痛得她直咧嘴，却不敢出声。前面甩着大步的根海，紧绷着脸。他在生她的气，叫谁也得生气呀，他们这一组又是最后一个完成任务。可不嘛，一个人要干双份活，毕竟不那么轻松哪……他一定在恨她，可这能全怪她吗，上面非让全部劳力开山挖渠，要不，她也能干一点力所能及的活儿了。

当初队长派活，两人一组，先干完先回家。谁也不要她，谁敢要呢，她能干得了啥呀！她窘得直想哭。可根海为什么愿意和她搭档呢。就数他良心好，挨了大嫂好一顿讥讽也没反悔。

她太不争气了，硬是连累了他，干了半小时她就累趴下了。他一定生气了，一点也不原谅她，可她插队才几天哪……

要是地球的表面引力和月球一样，那该多好啊，一百二十斤的担子就只剩二十斤了，那她就不会让别人受她连累、跟着她受苦了。敏娟不由羡慕地仰望了一下月亮，上弦月，黄澄澄的，表面上似乎有些黑影，会是人吗？宇航员？“阿波罗”号的宇航员是体验不到她的苦衷的。他们上一趟月亮回来，够享受一辈子了。多么可观的报酬啊——报酬，报酬，敏娟突然想到了报酬。她赶紧几步追上根海，小心

翼翼地说：

“要不，工分我不要了，我没干——”

根海回头瞪了她一眼，忽然加快了脚步，把她扔下了。敏娟伤心极了，他是那么恨她，没有人喜欢她、疼她，她真的那么坏吗？她真想一下就坐在这山路上，不走了。可是她还是得往前走，她不能停在半路上，她总得往前走哪……

她终于走过了那一段艰难的路程。谁的人生道路上没有那样一段呢，当年爸爸在山区打游击，连路还没有呢；五七年以后，妈妈的路不是更艰难吗？可是他们终究都走过来了，走过来了……两年多以前，她考上了大学。终于离开了愚昧落后的山区，也摆脱了力不能及的重体力劳动……

可她又回来了，为什么呢？

她听人说过，古代波斯的教育包括一个人终身的受训，关心和照管一个人直到老死的一切活动……

那该多好啊，她就不会有那些“非分”的念头、冒昧的行为了，她就不会和这个小山村结下如此的不解之缘……

敏娟等着，默默地等着。可他不会来。他从来也没有来过，现在更不会来。即使他来了，又有什么话可说的呢？她敢吗，闯进去，完成那段被哥哥称为“罗曼司”的故事。几百里地，难道她不是专程来看他的吗?！几百里地，她决不是为了到这个离村子半里远的小土坡上守夜来的。可是，她毕竟在这儿坐下了……

“咻嗵”一声，脚下的小溪溅起了水花，溪水波动起来，一圈一圈的涟漪在月光下闪闪的，会有什么东西从那里面出来吗，该不是大西洋底来客了吧，是童心人麻立，还是怪人舒拔？哦，不是麦克·哈力斯么！是啊，要能像麦克那样不知感情为何物，多好啊……可是当今，大西洋底的人毕竟也和天外来客一样的虚无缥缈啊……

一只蛤蟆在水边开始呼唤它的同伴。蛤蟆也有它的内心世界，也有感情，听它叫得多自豪啊。为什么人们总是那么卑视它呢，它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